

清陰集

卅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16
冊數	38 (38)
函號	圖 135 1



清陰先生集卷之四十

書牘 四十五首

與朴梧窓 丁巳

世紛崢嶸時節荏苒別來又一寒暑矣簡牘相候亦闕然此間人事可想但增冲澗旱氣煩歎田廬中一倍不審邇來動止若何秋浦長逝怡叔遠去耳目所接驚心銷骨當作何如懷也鄙拙屏伏窮山猶恐不得自免亦復任之耳近與伯氏披霧若承清眄大慰大慰所祝對時加愛

與權慶州名恭 一 辛酉

尚憲自峽南還今已浹旬及聞禫事安過伏推心
目之瞿益切追慕即日春寒不審侍奉起居何如
尚憲老母將於開月初旬前卷向圻庄未間忿忿
恐不得造拜悵遡尤極區區愚陋竊有未安於心
者久欲從容奉討今適遠歸暮年人事團會未易
敢粗布鄙悃幸賜留省府司三功臣位次享獻因
循謬誤之非曾與鼎山權叅奉道村權海羨諸丈
語次論其一二皆以鄙言為不悖頃者八洛復與
吉川權叅判語亦如之鄙意必謂有僉議遂正之
亦今聞門論不純輟不再講所謂不純者未知別

有何等攷据何等意見若徒以久遠之事難於猝
變則此乃固滯不通之見惟知承誤苟尊之為便
而實未覺其非禮奉先之為大不安也竊觀歷史
古昌之後既破豈賊論功授職以城主金某為大
匡以權某張某為大相其時位次上下可見矣厥
後權太師張太師俱陞為大匡則其職次先後又
可見矣金太師直拜大匡而兩太師後迺追陞則
因功之高下而授職有差等先後之分亦可想矣
三太師並生一時同德比義均有大功一體報祀
則宜以當時已定之次著為享儀神位爵獻不敢

紊亂固是三家苗裔世守勿改之規也豈可以後
世子孫之盛衰有所撓奪以致違祀之非乎在昔
虞朝伯夷禹稷俱有功德列為三后其後禹為天
子后稷之後爰周邳隆武王周公稱為道孝然而
三后名次萬世一定未聞以伯夷之子孫視夏周
早晉而有所更稱也今權氏之後蕃衍昌大奕世
烜赫追遠之誠奉先之儀靡不臻極而中間未免
有如此之誤豈不惜哉然其所惜者非但為權氏
之子孫也於先祖太師尤有所不安者何也制為
祭祀追遠報本本出於心而心在於敬而成於禮

而失序惡得謂之順也禮而不順惡得謂之敬也
不順不敬鬼神不饗今夫鄉里之會簞食豆羹之
微使之越次攘取則雖五尺童子必知其羞恥而
不為也曾謂權氏子孫之多賢而反以童子所羞
恥者事其先祖乎吾恐權太師不享非禮之祀久
矣魯頌云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孔子曰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若是者其可謂以禮而不忒也耶或謂
權太師於三功臣中其功最優故麗祖特賜姓以
彰之當推為第一此愚惑之所以滋甚者也若果
如或者之說當麗祖舍爵之時已有如鄂千秋者

進而論辨定其次第史臣亦必書諸簡冊以傳後世豈有七百年之後他人所未聞者權氏之子孫獨能知之也况前代帝王賜姓功臣者亦非一二而奉春之名不齒於三傑英公之勳未冠於凌烟安可因其賜姓而認為功首以臆決無稽之說掄昭顯已著之跡乎進退無所據而徒以久遠難改為解則其於不忒以禮之道終未知何如也尚憲亦權氏之彌甥也兩家先祖敢有內外輕重之心而好生異議必欲強變久遠因循之事乎准其不正之禮非所以致愆而違祀之非聖人之在

奮雖遠舛不可因其謬誤而縱其顛倒也明矣且以西為上中世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士大夫宗廟之制皆用此例獨於三功臣位次以東為上亦為可疑令兄高明必有灼見如有可證之禮不惜明示以祛愚惑倘以為言之可從不在人之賢愚世之古今則必須速議速定早正違祀之非神道人情無不允當統惟鑑亮冒瀆惶悚千萬不宣

再答權慶州

頃者作書方謀專達適逢李秀才之行因便適上即承令手翰委答感荷不已太師廟以東為上之

疑爵獻先後之未安鄙意久已疑訝前日雖與鄉中諸丈略及一二而未盡所懷在今權氏門中可與從容商略不主於私意而務歸於公正者惟吾令兄故釐陳愚悃冀蒙平心察納來示所諭甚非所望不達之辭未免反致乖激唯增慚悚然既有更示之教不敢嘿嘿請粗畢其愚幸賜澄省來示云位次上下如涉謬誤則一鄉之人商議訂舛以歸於正子孫何可各為其所尊之地而主張私意於其間乎此鄙意似為不然廟中祀事若一任鄉民之公共則如令教所云可也今則主祀事者

於權氏而享官非三家之後則不得與祭一鄉之人又居多權氏之宗誰敢先倡異議定其是非况為子孫者尚不以非禮奉先為未安恬於謬規於他人何有乎來示云當初揭虔之時已定神位之序非以子孫之盛衰有所撓奪鄙意似為不然當時以東為上則金太師為第一以西為上則張太師為第一而史氏及諸書所記張太師之名次最為居下以此知金太師當為第一無疑也今者爵獻之禮先行於居中之權太師此實出於中問權氏子孫一番行事之誤而因循不改也明矣令兄

豈聞自古及今有以中為上之制乎令兄以以東
為上為無稽之說若果如令教一行列坐之位張
大師既非元功則當以何邊為上耶來示云三太
師事蹟史氏及勝覽所書有異同不足徵信兩家
苗裔何敢臆決輕改久遠已定之規乎鄙意似為
不然麗史既以金太師為城主而論功授職亦有
大匡大相之別則後世所當取信者不在於此乎
勝覽之書作於 我朝中葉其所取衷不過出入
麗史其時摭裁乃徐四佳權吉昌諸公而先儒謂
四佳之文與史氏相戾今日之所訂尤當以信史

為正若以此為不足徵則愚未知將何所取信也
來示又以退溪先生記文之語為權太師歸尊之
訂鄙意似為不然記文云賞投降則賜姓以龍權
公云夫新羅臣子於賊豈有不共戴天之義食肉
寢皮之心何嘗頃刻忘之也顧力不能敵耳其與
麗祖同心討賊實與張司徒挾漢以為韓而報仇
於秦楚者同一義也退溪先生直以投降著罪若
為後世臨亂負國迎敵者之戒然春秋之義為親
者諱尚憲亦權氏之彌甥每讀此記有掩目而不
忍見者不意令兄乃舉此以為訂也况民思其德而

以權太師為主則何不坐於第一而反居金太師之下耶天下之禮安有坐之下而酌之先乎此理最不難曉以令兄高明有何疑難於其間乎且凡事義理難曉處則以先儒之言為主若前代已往之蹟雖聖人亦當以史記為信如血流漂鹵之誤當主孟子伐燕取之之事當信史記觀書之義竊恐如是不知令兄以為何如也來价文督率爾裁報辭語荒雜益增悚惕

與北渚金判書發亥

曩聞台兄之言反正後大段處置深以自下不得

周旋之力為慮矣自三月以來遇廢主父子恩禮自上無不曲盡而至於諸公間論議與前所聞者大乖豈其間事勢難處有非外人所能盡知耶然事到難處而後方謂之周旋盡力況於不甚難處亦不肯盡力則豈平日所望於台兄者也往者已矣今不可諫也今聞廢妃病勢極重若因此不救其斂殯之事一如頃日廢東宮之喪乎其時自許葬以宗室諸君之禮而執事者不謹奉行多有不忍聞者况廢妃移江都時衣僅被體足不襪侍婢無一人到彼始奪宮人任氏所帶二婢中一

人姑充給事云此多有見而言之者雖出於道路之傳似不至虛妄也又聞反正後將廢朝時內寢衣櫥封置仁王洞新宮其中必有廢妃故衣之遺在者搜出若干襲兼送舊使宮婢一兩人使之存則禦寒侍疾歿則洗沐棺斂未知如何也此外從厚之典皆在諸公一啓辭之間自上寧有不許之理乎此等事非台與王汝莫敢先然母曰事在儀曹非吾等所知也霍子孟稱為不學又遭宣帝刻薄之主而其待昌邑無不從容曲盡諸公之輔佐聖明仁厚之治者乃反出於子孟之下則

不為後世之疵議乎千萬善處區區不盡

答北渚金判書癸亥

伏承台翰仰慰無已台兄平日習靜成懶一朝燕管諸劇機務萃集公私接應少無休息形神騷動安能制事也區區貢慮民志不定可憂非一政如來示所以致此豈無其自乎蓋緣反正之初誅惡雖多而同罪異律者或因私而撓法用才雖廣而失志懷怨者反求疵而興謗加以富貴卒暴人情所忌氣勢驟盛衆心難平籍口有地浮言夾助不逞之徒遂以蹈釁爭相啓心甚可痛也所未曉者

聖明御極清流彙進朝論夕思已踰半歲而紀綱
之紊亂民生之愁歎邊備之空踈無以大變於前
日太平之治終不得見耶盈庭之言折衷靡所心
膺欠託體統沒立若此荏苒將恐糜粥之勢未由
收拾奈何奈何前日谷老所持書反覆思之台兄
所見者近之然為此言者亦必無所不至此等兒
徒布滿轂下可為寒心大抵近來朝政專務息貨
或流於弛慢墮霜不殺亦云變異仁厚待君子法
制微奸猾茲道不可易彼子產孔明豈皆不知
體者乎繼亂世者不得不然尚憲之此言非是

之尚也不知台兄以為何如遠蒙垂問不敢自外
布露腹心無任悚惕幸希亮察勿以示人平生遭
謫舌不少在今日益不欲聞也謹此不宣

答白洲李承旨丙寅

道路盡矣行期迫矣別恨關心靡日不懸懸即因
披便忽承委翰憑審令候清保慰極慰極灣上山
河之異想来令人悲惋安得同席統軍亭中一樽
消憂也鄙行今留郭山明日欲向宣沙浦耳令駕
雖造回嚴程忙遽何能迂戀遠臨無由更奉不堪
惘然所祈箇需加衛

答吳晴川大斌

海上之別倏已五稔自貢途移易蓬萊之路更隔
弱水無便得接聲聞區區嚮迷之私推託之夢寐
不意崔學士之回遠辱手帖辭旨綢繆有踰骨肉
感荷厚誼不容言喻聞南計參差每想丈人心事
為之愴然不佞蒲柳早謝衰相日加長風破浪此
生已矣何由再承清誨以續繾綣所祈道體益健
庸慰遠懷徐山人全稿領惠珍謝不已紙短情長
縷縷不宣 劉義齋先生尚淹家食耶瞻係未聞
東牟集與遼海遺踪流傳海域莫不聳觀耳三美

如詞文健否辱贈佳篇感佩不忘

與北渚金領相 丁丑

中冬嚴寒台候起居如何閣下家慘不欲言舊聞
沈公逢源喪其子署其門曰來客勿言沈鍵事伏
惟閣下之心亦猶是也且想閣下靜居思量向來
身外諸品紛紛擾擾都是幻漚今日孑然待盡反
觀天下萬物何者為真何者為妄富貴榮華功名
事業是非毀譽無足掛念一時悲苦之懷亦不待
費力排遣也尚憲軀殼雖存實同土木非情之謗
一任嘵嘵千載之下必有知吾心者復何云云記

昔東岡開講岡翁問君有朋友終始不變者幾人
荅云可數人翁拊髀歎曰多乎哉我則無一人若
死者復起不免有愧色也相見末期偶有所思漫
及之統希台諒不宣

荅宋清河希進 十一

國事不敢言家兄捐命之後體魄終不得收殮私
情悲痛不自勝堪伏蒙厚誼遠垂慰問哀心益深
尚憲苟保頑喘流落至此心存形死但有涕淚未
由面訴只增哽塞家姪輩今返楓溪故宅欲築遺
衣冠于先壟期在今月十六而尚憲氣力已衰

勢亦難未能往會人理絕矣恨不速死北望摧裂
而已若久留此處早晚倘獲一拜少抒此懷第山
深路險不容車馬他日相逢惟在九重泉路耳別
紙下示具悉此時進退極難而近聞 朝廷方嚴
不仕之律如僕者杜口噤舌但俟罪譴安敢為人
發謀也想在恕答

荅金果川念祖 戊寅

便中遠問示諭縷縷厚誼良至寧不知感然竊惟
左右愛我之深而知我之淺也僕前年徑退今日
難進皆有其誼但不敢索言以滋謗舌惟當斲知

於後世之叔度耳倘未及瞑獲聞復讎雪恥之議
雖在九原猶有生氣也千萬恕諒不宣

與羅參議夢賚 戊寅

尚憲頓首曾聞哀愆候久未復常賢夫人患症亦
似非輕百里之外人事闕然只用憂戀不意令胤
冒險遠至承覽惠書不翅更奉哀範感慰不可勝
言尚憲至今不死竟遭文罔罪名狼籍負此安歸
宜投柝棘以謝人言而天怒方震遽即停論事
在難測益增悚惧死生禍福莫非在天虫臂鼠肝
一任造化奈何時無結末不知所落此後相見恐

未有期也艱難之際世道之責所望於左右者不
淺唯冀哀千萬自保臨書悵結縷縷不宣

又

頃間傳聞哀患痢久未復常馳慮方深不意孀生
之回獲承哀手札憑審愆候尚蘊慰何勝喻第荼
苦之中餘德可憂惟冀善保千萬尚憲頑命苟存
屢被齟齬以未結末餘波漸漫豈知殘年復作士
赫之禍根也俯仰慚痛近來半月洛耗頓絕未料
終何出場也統希哀警不宣

荅尹柔別紙 戊寅

問及除喪之說當初只以禮疑從厚求諸心而可
安者為答非有明白可據之事也今示吉凶之報
皆出於傳聞奈何捨吉而從凶云者鄙意似不然
隨行奴子目見出門就刑之狀而歸計於家則不
可謂之傳聞厥後生存之言雖屢傳不一傳而未
有一人親見者又無隻字片紙出於手跡者終是
一信而九疑何可斷以前聞為妄而遽為除喪
祭不思後日不可追之悔也至於凶報果信則待
後喪無致今喪不盡之哀云者尤似未安夫追喪
非正禮聖人所不言後世或有獨行之人不就中

制而直伸其私情者然不可以此為法况方遭因
拯之痛不能自盡於今日輕被外言撓奪乃曰徐
當聞見以求補於將來恐非孝子之誠心也不如
待盡三年之禮仍藏魂帛於家凶報果信則奠衣
冠而作主以奉吉報果信則即為置之似宜既承
委問聊布鄙陋非敢自以為得而必欲固執前說
也惟在左右博訪深思而善處之耳

答趙尚州子長名啓遠戊寅

暑氣益深想惟政使清涼頃日回便得承報札已
足慰荷厚餉存及反增感愧昔陸敬輿不拒常西

川自顧平生多漸壹公獨此誼同之可笑朝報封
還統希下亮

又

秋氣慄慄便有望遠懷人之想着札忽至慰何可
喻第聞疾患勞擾奉慮不已僕老病日深齒舌益
繁方游於羿發之中東西南北一任造化耳示及
朝報見後當壁餘祈順時萬重

荅尹教官舜舉兄弟已卯

尚憲再拜頃者賢季文學哀侍冒寒遠來即日回
驂雖獲舍哀札恣恣未及修敬至今知恨不能已

先府君幽堂之誌竊擬撥衰勉副緣有諱親之嫌
終不敢下手未知賢季委曲善達否第念老病昏
耗重以不敏不即專人馳告致文學哀侍枉駕於
累百里險艱之地愧恨何可盡喻天時向寒不審
此時僉哀履何似無由奉慰展此肝膈但增憂戀
伏惟僉哀恕訾不宣 且竊見編修日記中論議
嚴正若以私嫌略之則人必謂之曲筆直書無變
則非春秋諱親之義為不佞之故而刪沒平日史
職之公案則於僉哀亦未知其可也不佞於此尤
有所不敢者也

又已卯

尚憲再拜即者獲奉僉哀札感哉不知所喻先府君墓道文字誼當不辭而顧有別嫌之私敢布腹心乃蒙僉哀曲恕寬假申以辱教悚惕深執簡而討論潤色在先公對面之日則可也諱親而刪沒直筆在僉哀請銘之時則為未安至於是非異同之際難於泚筆初非賤慮所及今承來諭縷縷諄至當為勉副但衰劣日甚一病愈輒生一病殆無寧息之日恐未易構就以重僉哀懃然之懷益切慙歎聞哀季進士遠來徑返不得奉慰缺然何

勝頃者適值官便欲達鄙書其人辭而去未遂區區之意今並附上統希僉哀誓指痛方作代手不備

答東陽尉庚辰

客歲家督之還備聞起居清福仍蒙手札惠示佳章感荷慰浣無以喻懷即今春寒郊外保攝如何聞新構草堂於渡迷江岸此去樊廬不數里而近此身流落嶺外瞻望故山若在異國老病餘生何由更得從容於漁磯釣艇之間也只增耿耿惠詩竊屢諷詠而為之語曰古詩仿像二謝近體酷似

空同五言駸駸老杜絕句若出家集私謂今世無
可與並驅亦無可與論者也不佞固非真知實見
者既承眷問不敢自外効其愚心惟左右恕之老
詩益甚又叢妄言罪戾日增飾巾待期臨言不能
盡意統希下諒

與白洲李監司庚辰

郵便修敬想已傳至否即惟巡旆還營近日風氣
不佳未委行間起居何如瞻儀良勤碑文章草亦致
上幸收覽而進退之先相國德業文章雖備載國
乘亦須別求鴻筆光諸墓道以示永久而奈何報

說鄙薄不但言不取信老病氣短文辭荒落不能
鋪張敘述有負九原慚愧悚慄無以喻懷與賢季
令公相議其太甚處或示指教何如精神昏霧近
來益甚潦草不宣

寄孫壽增兄弟庚辰

到黃州見汝等初四日書草草作報傳至否余平
山以後被狂胡連送九輦催迫日夜兼程今晚始
抵灣上時未與胡人相面而方為結束廿日還歸
云余亦不免渡江自此便作異域之人不知何日
與汝等相見也念念不能捨惟冀汝等為善勿怠

事事放寬所欲言者何可盡在汝嚴口宣燈下困
草

又辛巳

今歲之寒七十年所未經想汝等居處冷埃何以
堪過日夜戀慮不已已余耐苦免急勿慮讀書非
必求科第也人而不學有同面墻汝等勉之千萬
不一

與羅參議夢賚辛巳

天外見天外書慰喜何可言古人所謂抵萬金真
歇後語也第聞有移徙北還之計僕之商歸計不

可期為之悵然如失累喘尚此頑然豈非命乎所
冀令順時益佳朴曹兩君前即傳來札耳煩不一

寄張善激壬午

老人疾病日加今日不如昨日日以困劣伏枕終
日奄奄待盡奈何奈何先集叙文誼不可終辭強
起草翹精力衰削神思荒落况可示諸後人耶世
俗狹陋凡於此等文字既求而致之則進攘之際
難於裁決或隱忍不去往往有污佛首之譏惟爾
與我毋拘此熾可也千萬照商有疑見示亦佳

答李察判道章甲申

獲奉令手札慰極慰極第審意外遭 謫不勝驚
歎世間事無所不有言之奈何天下事已不可望
昭烈武侯痛恨之意豈謂復見於吾身也 世子
八月再往北京吾輩出場未知終如何只聽造化
耳賴天之靈相拜於石室之下則幸也起居順時
加愛眼昏草悚

答鶴谷洪相乙酉

出城回望倍切耿嚮台翰忽墜仰慰仰慰弟去時
不得入京盖有微指今來何敢擔突詣閣自同平

人乎然此則難盡言也即日事體以禮 峻責若
不顧前後之義恐俱出謝便為爵命所絆則終何
以自立乎此吾所大憂也然台與諸翁之教一味
敦勉擬具短疏以明危惴但言發有悔平生所折
臂是用咨且耳下示佳章三歎不已歸便忙甚潦
草悚仄

又乙酉

再承惠帖誨諭諄切感鏤實深弟雖甚頑何敢不
顧分義任情自遂乎前之不得肅謝略具今番疏
中今之難於奔走誠恐義有不可至於意外之事

何能逆覩也即聞新除告身上不書瀋陽年号庶
幾知我意果爾則何憚一遭往來也姑待疏入後
處分商量前卻伏計風日甚惡行園萬福是祈睡
困草悚不宣

又乙酉

雨中烟火悄然台翰忽及隨以監河之惠渾舍勅
色慰荷良至第董保如昨仄聞姓名齒在 啓下
挽章製述之中豈意垂死餘生乃有此也或傳稟
經 廟堂三公盡是知音人實虛語竊為慨歎小
帚顛覺蘊滌餘不宣

答白軒李相乙酉

伏承台下札仰慰無量每欲奉候起居先通相府
書古人所戒瞻望東閣第切冲邈 春渥鼎新責
備適深此正閣下益展辰猷以副輿誦之日區區
條嚮之私實倍他人無由拜會千萬不盡統希台
下察

答朴生崇古問修治先墓書乙酉

來示懇懇惻怛發於至情足見賢者篤厚人倫之
盛誼也夫辨疑惑定統豫博聞強記者之所辭讓
况如僕之老耄昏憤者哉然敦問不可不復請對

以臆所叩兩端之說皆有兩見姑就以為難者略辨焉丙子之禍固可謂慘矣若比於永樂之事則已寬方正學遺孤尚能保全文集而秘藏之至今流布况昭陵梓宮終不流入於海魯山遜位終始嚴興道直書不諱當時義士之多槩可知也四墓之封樹獨何深疑乎姓氏偶同之論又何鑿也至於無寧使吾祖而存於疑信為小過者尤有所大不安君子於疑事之難處者必求諸心心之所安即理之所存今若揮斥可徵之公言牽制執疑之勅說使他日道路溝池之不免則其可謂之小

過而能安於吾心乎竊以為此舉得則為慈孫失亦為義士聖人所謂不可以弗識者寧可不深長思也惟明者財察不宣

與閔判書士尚

昔者嘗辱拙文之徵不以拙辭者以公之喜拙也遲者拙之常老病憂患之存仍闕然無以應者遽已七八九寒暑矣乃與當時所徵之文字而不知其處有時思之慨然於懷近於故篋中搜得之壺蝕之半噫孰意世故百變兵戈離亂之後留此一赤疏有若相期於不朽之事也似非偶然遂撥棄

搆拙以贖前慢台一覽而棄去為佳仍俟靈變動
止如何餘姑不宣

與宋英甫名時烈 乙酉

昔者行李迺路遠訪甚慰平日嚮違之懷祇以老
病昏霧不得穩討為歎茲於李生來獲奉問札悅
若再接清論感荷益深第縷縷見屬之語殊非所
用於沈拙者媿慙靡容僕經夏積損入秋未甦慄
慄餘喘節中待期此後良覲思之杳然只冀侍奉
學履對時增茂庸副遠係目病潦草

又丙戌

一心懸想寤寐如對不謂茲者忽蒙令季辱臨感
愧無以喻懷頃聞 聖教勤勤不啻尋常竊意有
幡然之行竟至固辭不就區區相慕之心亦為之
缺缺然此豈賢者所願也庶幾他日勉回遁思終
不孤士類之企望也來教先墓銘辭顧老拙昏茫
日甚恐不能仰副盛意賴天之靈倘得更延餘喘
當為措意統希恕察

又

歸舟已到明日定為開帆耶別後消息難憑僕老
病前期不可知古人所謂非復別離時悵然奈何

惟冀道問萬愛眼昏代草統希恕察碣銘草次韻
拙詩青木紙並呈

又丙戌

前日歸程聞有僕馬之厄厥后雖得達入一
傳猶以未接手字為鬱茲日李茂宰得承五月
日書滿審待奉啓處清福甚慰僕章三十二方得
准許幸免顛仆退守舊廬餘不足言僕之始計不
過值危疑之日既非踰垣闚門之人則不得不
出謝 命以伸分義而已非量而後入也至於出
師表垂拱奏似若不識老僕素無此具者然慚服

靡喻碣石文字老昏多錯幸賴指示荒謬當為改
定大暑久濕將息未易所冀履道增重用慰遠條
困劣代草

答宋明甫 名俊吉 丙戌

一心嚮違十年阻澗中間世故言不可盡意外眷
問及此荒僻感懋之極無以喻懷仍審春和雅履
益清恨無由縮地披對也僕老病日深飾巾待期
此來尤加困悴負席奄奄四十餘日再會難卜悵
然奈何惟冀為道萬衛以慰遠條頃者宋庶尹遠
送雙清堂行錄且傳盛意而病昏若此久絕筆研

歎歎曷勝統希雅察

又丁亥

新春緬惟靜履益佳瞻儀不已曩承至月寄惠書
方在死生闕闕然無報左右何知此意也只自愧
恨老拙一病經年命餘絲縷無可言者示及別紙
今始錄回昏耄日加垂察更教如何不宣

別紙

頭辭與末端似無關鎖云云 雙清公少年負才
入都觀光意必有所期而一朝無故棄歸杖中疑
有所為諱者故不敢以隱度輕易顯書而感意

恭定朝多事故豈非因此遂決終身大計也起頭
既設其端末言立功名享爵祿者不可比同云則
後人亦可以知此意也末示末端似無關鎖照應
處故用申鄙意照諒

與鄭右相太和 己丑

四世五公千古盛事人乃再出於 熙朝而得見
於吾門又何休哉想台臨深履薄之戒益切兢兢
也

寄慎獨金承旨名集 己丑

昊天不吊 宮車晏駕老臣緩死只切哀痛儀扶

病入臨病叢退來今聞令駕至都無由拜會瞻想
何已此中所欲對討者非一二亦不得相議奈何
病臂代草不宣

別紙

昨聞百官奉慰出八公事如常日問于禮官答
稱自昇遐日計之則為二十七日故始開故事
有司坐衙云以日易月之制文帝所以取讖後世
大明襲用漢故猶遵三十六日之文今大行王
昇遐尚未滿三十日而遽請公除豈非大不安乎
令必有所見敢此稟問略為示及何如

與李佐郎惟恭已丑

初寒想惟歸旆安穩瞻儀悠悠留洛之日懼茲多
口未遂從容甚恨老拙即關東郊聊此逍遙世道
人情實不堪其憂奈何奈何餘祈詩奉之餘履道
康勝不宣

答慎獨全判書庚寅

謹承台翰感慰無量老拙一卧經月少無藉全之
望只誤溘然耳台示馬閑文字昏霧中不能省識
實非故為辭遜也然雖使明者諦視有何可議乎
伏惟台亮

又庚寅

台駕出城太匆忙整蛙未由奔走只增瞻望喜嘉
之會方幸士林之望喜乘之論遽發於同寅之地
咄咄奈何即今時事潰裂已甚將何以救之只有
痛心台兄受 恩國家分義最重想不以即間為
幸更須千萬深思善計也老拙乞暇上塚明日當
出城代筆草草深悚

與宋明甫 庚寅

竊意春妍啓路撥忙臨叙感慰無量但風寒已嚴
倍加珍護庸副馳係還朝定在何時老人卧病經
年後會未可期不勝悵黯時事益艱須待諸賢扶
護之力想不以身遠而心逸也

又庚寅

別來一倍耿耿忽承札備審還里起居清閑勝
常欣慰可喻第慎獨公遽遭狼狽忿忿出城英甫
中丞又將次第同歸國事日漸抗掇憂歎徒切老
拙受由明日將還石室所欲言者不可盡也惟冀
履道萬重以副瞻想

又庚寅

行駕南還春寒倍苦不審途間調况如何願慮常

切頃目趙副學傳致雅札備審保攝勝常馳慰無
已老拙疾病日加乞暇還廬目下艱虞萬端憂憤
何可勝喻止入五六輩一時渡江開月初八將八
京其所言諱秘頗多不得詳聞想道路流傳已得
大槩餘萬善加保護以慰向違之懷

荅鄭寧海廣成 辛卯

客歲將除忽曰仲靜傳致得奉令委札備審嚴五
令啓居清保欣慰如對前年節使十分毅嚴三寒
四溫之說亦不可憑孰不耐寒艱苦今見令札可
知衰況同然可歎奈何外子孫數過累十

年來零落殆盡悲感何可勝喻至於南郊花水夢
賚烟月 思暇往來惟僕與令公前後最久至今
思之感懷益切憶在天山雪窖曾聞文昌表從新
構亭榭雖未及登望夢中一到寓賞賦得絕句
首東湖亭榭競豪華花映朱欄柳拂家喪亂十年
人事異至今唯見浪淘沙真夢中之一夢也令公
已近大耋僕又過之此後世變又不知其幾度也
僕自前年來病日益深坐席之外不能自致令公
亦何能遠涉數百里以相從於石室之中也餘年
懍懍只在朝夕所冀令益自保重以期早晚以終

此懷倩筆代草所欲言者不可並謹此拜覆

清陰先生集卷之四十終

